

# 蕉風

半月刊

第十四期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日

朱舜水的人格和學術思想……王 恢  
 飛越太平洋……黃潤岳  
 鄭曼青畫欣賞會……王 震  
 七個世紀以後……姚 拓  
 卑賤的人……亮 刃



陳其蔭木刻

凝思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 本期目錄

萬里望	牛克斯等
朱舜水的人格和學術思想(文壇雜話)	王恢
飛越太平洋(美國通訊)	黃潤岳
鄭曼青書畫欣賞會(小品)	王震
七個世紀以後(小說)	姚拓
「牆外集」讀後感(書評)	杜明
養鷄(小說)	言午
沉思(蕉窗閒話)	申青
包粟好喫且易種(報告文學)	李定華
卑賤的人(小說)	亮刃
除下你的黑眼鏡(新詩)	何方
阿牛爺(小說)	林猷天
喜相逢(散文)	周亮
文訊	本刊特輯
讀者·作者·編者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邦洛島環海本為甘望魚鄉，但有一時期海面甘望魚竟告絕跡，因而產生一種神話，傳說「魚王」在天逝世，所有魚類上天掛孝去了。但據最近報載德里消息：在印度拉查伯村曾天降下「魚雨」，料想是該批居喪期滿的甘望魚，在回家途中迷失方向，被迫在印度降陸吧！（海客）

孟買地方有個印度人，他的頭髮有驚人的力量，前些日子當眾表演，用頭髮拖拉一部坐十五個人的公共汽車，走了五百英尺。據他說一生沒理髮過，因為怕理髮會失去他頭髮的魔力。

長頭髮竟有此妙用，「一髮千鈞」的成語，又可作另一解釋。同時，留長頭髮的人勢必大增，這不過難為了理髮店老板。（東莞仔）

第十二屆聯合國大會，一致歡迎馬來亞為第八十二個會員國。可是不過數日，馬來亞却在投票表決印尼要求討論收回西伊里安問題時棄權，而遭印尼方面的攻擊；又因投票反對票拒絕印度對中國代表席位問題的建議，印度代表梅農亦表示不滿。

真想不到表示歡迎的人會反臉得這麼快，我真為我們的首席代表難做人而担心呢！（榴槿客）

報載：「洲際火箭彈，一搖風雨交作，一跳天翻地覆，今晚爆炸……。」

乍看之下，心驚肉跳，再瞧才知是商人的噱頭。但話又說回來，如果馬來亞真有「洲際火箭彈」的話，便將成爲世界上的第一等強國

了！（慧芽）

星洲有一位聰明的女招待，向某男士借金鍊一看，即吻其頰，不欲歸還，後被對方控告，結果被判罰款一百元，以後不得再犯。

俗語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而這位男士見色不迷，遠勝英雄多矣！（大彬）

換城有一錫克籍警員，因偷竊腳車，而被控於法庭。知法犯法，理應罪加一等。（初陽）

香港一影片公司，以「試述女人看到喜劇不發笑的原因」爲題，公開懸獎徵求答案。

我想：第一是腰束得太緊；第二是怕笑模糊了口上的脣膏；第三是怕笑裂了緊身的衣服。（包得中）

蘇聯近通過一項新條例，禁用活人名義去做建築物的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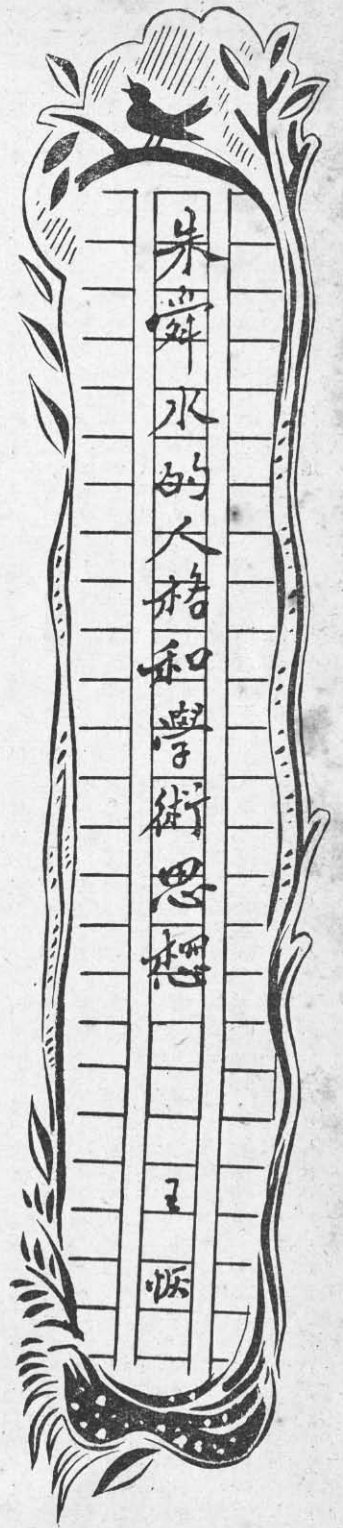
此輩明智，免了許多麻煩，即以先一時來論，到處的史大林像，想拆毀也不易。（牛克斯）

報載：英國試炸原子彈後，一九四五年出世的兒童皆較前聰明，甚多已接近天才，這是因爲吸引了放射性物的原故。

如果馬來亞也向英國購買幾枚原子彈在森林裡放炸，既可消滅馬共，又也可使其小國民個個聰明。一舉兩得，何樂不爲？（沙印）

首屆國際寡婦與寡夫會議，上月在荷蘭的恩塞市舉行，參加者有九個歐洲國家代表計五百多人，主要議題是寡寡者之生活問題與社會地位。

最好是寡夫寡婦結成眷屬，生活問題與社會地位，就都迎刃而解了！（寡佬）



舜水先生名之瑜，字魯嶼，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其時，滿清正崛起於關外，流寇也正作亂於關內；那般奸佞閹宦，却也把政權玩得更起勁；還有所謂儒者學人，又只知談天論性，分立門戶。他雖十九歲就做了秀才，見到這般光景，便慨然絕了仕進的念頭。流寇未陷京師之前，他被特徵，不肯就。弘光即位南京，又幾次徵他，他更不願與馬士英輩同流合污；被彈劾自鳴清高，違抗聖旨，迫得逃跑到海濱。

不久，南京又陷，弘光被俘，魯王監國於紹興，隆武旋即位於福州；永明在肇慶即位，紹武復位於廣州。大敵當前，他們不思閭閻禦侮，猶復各自爭雄，逐鹿東南，勢成水火。有識之士，固已知必同歸於盡。而他不忍坐視整個國家民族淪亡，想借外援，恢弘祖國，遂奔走於日本和東南亞各國，而尤認為清藩南疆的安南最為理想。

魯王知道先生賢且多能，專使持政書來海外訪尋，謂「恢復事業，資爾節義文章，毋安苟免，濡滯他邦。」他正打算繞道暹羅返國，不意安南王需要中國識字的人担任某項工作，府吏便把他捉將去而試作詩寫字。先生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蓬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捐棄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毫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差官問：「大王徵你，有何議論？」先生答道：「天子方得言徵，大王即盡有東京土地，中國又許復其位號，不過一個附庸諸侯，何敢言徵！」先生見安南王，致一「欽奉政書特召恩貢生朱之瑜頓首」名帖，差官要他下拜，他佯為不解，差官乃舉杖在沙中劃一「拜」字，他便借杖在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着衣袖按住要拜，他揮手脫去。文武皆怒，說他「挾中國之勢，欺凌小國，誓必殺之！」因先

生外江人，乃發交醫官黎仕魁監管。黎醫官勸說：「不拜則禍不測！」但他堅持不可。同行的也說：「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殺人極慘，何不自愛！」他厲聲說：「前日我從會安來，已與親朋作死別；今日守禮而死，勝於失禮而生了！」從行的怪他太固執；僑胞們也罵他忤逆；平日友好，有的不出聲，有的落井下石，求媚外人；只有幾個日本人豎起拇指，稱讚不已。

他在這危困的當兒，恐身死海外，朝廷不明致死原委，乃密草一疏回國，說「十天以來，天天在寓所附近殺人，皆先梟其首，再將骨肉剝碎，地撒滿場，招致烏鴉大豕爭食，其意無非使我畏威屈服。我死之後，骨肉當同樣為鳥獸爭食，請不必憐我；祇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民，虛已尊賢，選才任能，拯陸沉之神州，復久汗之陵廟。我含笑入地了。」

安南王訪祭先生品行和履歷後，不但不敢殺他，還要他在安南做官，謂「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他執義不從，願「藉大王之靈，得歸祖國，掃蕩胡虜。」希望他「世修藩維，永以為好。」隨又作「堅確賦」說：「確則由堅而致，堅不能并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分爲鄰。」乃所願「時中之君子，措之任、止、久，速而咸宜。」字裏行間，不難想見他的人格、學識和抱負了。

自此以後，全國上下，都知道了他的貞烈義勇，學問淵博，紛來請教。而所請教的又都是一些低級的無當實用雜藝，同時也被這般人擾得不勝其煩了，乃寫一榜文貼起，大意說：中國的儒者，約分爲兩類：其一名曰「學士」，多識前言往行，而行誼或有未至；其一名曰「賢士」，帶務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二者很難得兼。兼而有之的，仁義禮智必積於中，恭敬溫文定發於外，這就是國家的至寶，也就是聖帝明王的上珍。今貴國不能

嘉惠遠人也就罷了，奈何貴賤諸君來此，或請看相，或求算命，使他人聞之，不將謂貴國爲絕不知書之旨，知禮之用，又怎能尊賢敬士？他又說：大學之道，是治國平天下之大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傳等誤信爲實，並且勤問此，津津樂道，又何異舍金玉而寶瓦礫，芟嘉禾而養稂莠？這時，他知道他們既不能「用」，又不能「從」，也不懂得什麼是珍寶，什麼是瓦礫，他感到非常失望了。他急於要回國參贊中興大業，臨別，安南王還諄諄地勸他「人文化成，敦異俗厚。」不幸的是，南藩就此偶失機緣，溺陷以至今日。

一六五九年，鄭成功、張煌言會師長江，先生參與戎行。兵雖敗，時猶有可爲。可是，鄭成功的將吏並寄居的縉紳們：「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知其事必無成。」而他平日所最傾慕的王翊又死，益覺失望。他町銜時局，不禁浮起這樣的一個悲壯觀念：聲勢不可敵，失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事既不可爲，爲學又不能自由其說，只有浮海全節，保存民族正氣。他自信風濤險巖，傾蕩顛危，溯於必死者十餘次，皆能坦然承當，對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無愧於古聖先賢。他就憑着這純潔的德行和堅強的意志，認爲天地之大，何處不可以淑人淑世，遂又懷瑾握瑜，忍痛長別祖國，流澤東瀛。

日相源光國，以及安東守約、安積覺、今井弘濟等許多學人，由衷的敬服先生高風亮節和平實渾貫的學術，知先生有家難歸，復國絕望，准他破例長期居留，敦聘爲師，安心講學。先生以同文同種關係，抱着柳柳州之化嶺表乞蠻，蘇子瞻之關僇耳的熱誠，也就樂於就聘。

先生初居長崎，安東守約分其薪俸一半贍養先生；先生心感不安，辭之。守約答曰：「守約爲生，豐於老師，則豈於心安乎？守約尊奉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惟欲斯道之明而已。」先生感其誠，乃受。

源光國就藩，迎先生至水戶，先生援引古義——養處於先，教居其大，以臻致大同，曲盡忠告善導之規。源光國亦虛心奉教，待以殊禮，爲築駒籠別莊（今東京帝大農學院址）奉先生居之。寒暑風雨，必問起居。

先生之學重實踐，止於日常用事。嘗對學生說：學問之道，貴在實行。爲學當有實功，才有實用。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他痛斥空虛的理學，未能近裏着己，無益於天下國家；掉弄虛脾，捕風捉影，處之危疑而不能決，投之艱大而不能勝。勿齋記云：「顏淵問仁，孔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玄說妙言高言遠哉？抑顏淵之才不能爲玄爲妙驚高驚遠哉？……故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答安東守約書又說：「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妙處，

固是精細工夫；然『聖』『狂』分於毫釐，未免使人懷懼。不佞學極難重事，一概都說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似乎膚淺庸陋，然『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也。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而逆折之，使智者詆爲蕪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此豈引掖之意乎？」並斥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於屋下架屋，比於棘端刺沐猴，工雖精巧，無益世用。他身受亡國的慘痛，而痛定思痛，對於那群鬪黨、流寇、降將，以及下流無耻的八股先生，不值得計較他們了。而對於這羣上流無用的道學先生，也和李剛主、顧亭林、王船山、費燕峯……却一樣的不肯把他們的責任輕輕放過。認爲他們迂腐得不近人情，分門標榜，而國家被其實禍。

他不僅是大學問家，也是多才多藝的技術家。常作諸侯五廟圖記、學宮圖記，考古酌今，設計繪圖，皆極精巧，工程技師，皆愧不及。他如廢殉葬、毀淫祠、興釋奠之禮，普遍地影響了日本文化。中國儒學在日本之奠定基礎，實即由於江戶學宮之興建，而關係日本國運爲最大。原來源光國雖有興辦學校之意，以國家太小，遲遲不敢行，先生力陳其非說：「若以貴國爲褊小，爲東夷，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興學校，雖未能究其功效，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僕生於越吳，周之東夷也，擴而不與中國會盟者也。然自漢以後，文物軌章如何者？今日之吳越，天下尚不敢望其項背矣。至若以風物禮儀爲歉，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又何歉焉！」於是遂決聘先生總其事。不及三年，風氣爲之大變。於是「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贊儒者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水戶學派經世致用之學，先生實爲其導師；而忠君愛國思想至今猶濃，實亦導源於先生之啓示。

先生又極力提倡史學有裨於治道，遂又開彰考館，修「大日本史」，首任總裁便是先生親授羣經句讀誦督最嚴的高足弟子安積覺。其所涵泳於先生的化育固不待言，先生且曾參襄其事。（梨洲先生弟子萬斯同，手定明史稿五百卷，可謂東西輝映矣！）其主旨：在於叙述歷史之事實，闡明國家之道德，明君臣之分，嚴是非之辨。又嘗作楠正成像贊，明正統之攸歸，標孤忠之大節，刻爲深川碑。維新志士，最喜讀此文以勵其氣，倡尊王、廢藩、置縣，（當時日本純爲封建制，像我國春秋時代）建設統一之國家，寫出明治維新之光輝史頁。後藤新平論其事云：「明季徵君朱之瑜，鄰邦所貢之至琛又至寶也。道義則貫心肝，學術則主王業，不得行懷抱於故國，而却傳衣鉢於我邦。……乃至翼成維新之大業，以致國運今日之蔚興，我之所得於之瑜也固大矣！」梁任公也說：「舜水之學不行於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大行於日本，也算人類之幸了。」

# 飛越太平洋



去年九月我從歐洲回來，便計劃美國之行。這年頭，旅行不易，而入美國尤難，檢查體格一項，就在新加坡花了兩個禮拜，飛機票又是早訂的，因此，其餘待辦的事便匆匆忙忙一天做三天趕，連向親友們辭行這一個重要的節目也迫不得已而刪掉。

八月卅日清早趕到機場，相識的人極多，當然很多不是來送我的。握手、寒暄，再加上一些介紹的節目，沖淡了離情別緒，我好像在參加一個盛大的茶會一般。到要進候機室的時候，我才感到我要走了。我先向我的兒女們吻別，向噙着眼淚的妻道別，於是便向親友們及學校的董事和子敦兄還特別提到：我不愧其同仁一一握手。這次不像去英國那麼張皇，爲「老出門」了。

八點鐘起飛，十二點到西貢，錶撥快了一小時。一點鐘再飛，下午五點半鐘便到了香港啓德機場。走下飛機，便看見人生社王社長和陳謀煊兄，他們與懷坤表兄從下午四時起便在等我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曾在香港住過幾天，那時只覺得物價平而已。今天再來，却景物全非了。那些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些午夜仍燈火輝煌的商店，那些酒綠燈紅的酒吧舞榭，似乎只在夢幻中才會存在。我睜開眼，一切是現實，一切是活生生的。

離開市中心區不到幾步，荒山上架二片木板，那裏有一家人在棲息。在溪濱的行列中，搖旗的、打鼓的，說不定是博士將軍，住在調景嶺難民營便靠勞動和救濟來維持生活。我們常常講天堂和地獄只是一板之隔，想不到在香港，別人的天堂中便是自己的地獄。

我無法描寫香港的繁榮，香港的生意經可以獨步世界，從早到晚，從星期一到星期日，只要能賺錢，只要有約束，沒有約束，沒有顧忌。

但香港仍是可愛的，五毫港紙可以吃到一碗道地的四川担担麵，廿四元可以點到一隻又大又肥的北京填鴨。那口味與價錢，就我這馬來亞來的人說來，好像有些不稱。

離香港的前一天，我特別包了一部汽車，繞九龍半島走了一個大圈。青山一帶的山水，使我想念巴蜀；羅湖附近的市落，簡直和故鄉的一樣。那裏有一條河，便是中英分界之處。這邊是戰車和兵營，那邊是碉堡和崗亭，我的心却飛越了這些。故國？家園？究竟在那裡！眼前的景物，引起我的祖國故國之情，免不了些許傷感。折回到沙田時，警察問我們是不是偷渡的，趕快拿出證件檢查。驚醒過來，欲笑無聲，欲哭無淚。中華民族的血淚溶鑄成港九，想不到百年之後，還要用血和淚來洗鍊。

從香港到東京，大概是十小時的飛行。九月二日到羽田機場時，已是黃昏時候。一輛大汽車把我們十餘人連同行李一起送到帝國大旅館，沖完涼出來，立刻就想到要去中國菜館吃飯。

日本筷子只是兩根小木片，碗却粗笨之至。中國料理在日本很普遍，我們吃起來，只覺日本味太濃厚，份量多，應該淡的茶太甜，不甜的茶鹹到不能開口。晚上在街頭有賣像釀豆腐一般的小販，我們嫌淡，要他拿醬油來，那知醬油也是甜的。

抗戰時候我沒有見過許多日本人，到東京就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日本人的鞠躬真不敢恭維，我看見一位日本先生介紹他的太太與一位朋友，兩人相對鞠躬至少在五次以上，可不知是何道理？日本木鞋使日本女人走路姿態變得非常難看，好在長而大的和服掩飾掉一些醜態。

東京最繁盛的是銀座區，大馬路旁邊，許多弄堂小巷，賣酒食的和歌台舞廳之類，密密麻麻的。路邊是柳樹婆娑，加上一些大燈籠、布市招，配上一些霓虹燈，使我想起水滸傳中的酒家，也使我想起倫敦的「西尾」。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融會東西、混合新舊的國度。可是，在那如詩如畫的街頭，却有人當街小便，而且大家視若無睹呢！

在東京玩了一兩天之後，我會去日光一次，華嚴的瀑布，中禪寺的大湖，天然的美景，加上人工的培植，的確是美。看瀑布要坐電梯降到底，遊湖要坐大汽車登上三十一灣，用人力來加強自然的美，以自然的美來顯示人力的大，難怪日本成爲東方的遊覽焦點。華嚴山頂，連瑞士式的登山懸空大纜車也配上去，日本人真聰明。

中國是講究喝茶的國家，想不到日本還加上一套喝茶儀式。主其事者是一位老太婆，據說有三十五年經驗。此道之傳，爲期五年，但是我看不出那「茶經」是如何深奧，那幾個簡單動作，我看了一次也會了。茶是綠

色的粉末，味淡而略甜，照我們看來，已不入譜了。日本酒倒是價廉物美，半瓶威士忌合叻幣不到九元半。火柴通常是不花錢的，買包香烟送盒火柴，飯店茶樓各有印商標的火柴贈送顧客。

到日本必須參觀神社，那有點像中國的祖廟。進去之後，可以求籤，可以祈禱。我們走出靖國神社的時候，有許多求乞的，其中有一個遠穿着軍服，日本人對他另眼相看，異常尊敬。當他向我求乞的時候，我想到抗戰時期的「皇軍」，真是恨從中來，民族間的仇怨，是多麼難泯滅啊！

留在東京的時候雖短，印象極深。在一種複雜矛盾的情緒中，又離開了東京的羽田機場。

#### 四

飛機離開東京，才是真正在飛越太平洋。時間不斷的撥快，九月五日（星期四）午後六時半起飛，午夜三點到了威克島。飛機要加油，我們大家下機，在海邊散步一會。不久滿天朝霞，旭日漸升，原來當地已是九月六日早上六點了。八點半離威克島，到檀香山已是當地時間午後六時，我

## 鄭曼青書畫欣賞會

·王震·

們越過了國際子午綫。檀香山與孫中山先生關係很深，欲求遺跡，以停留時間太短而不果。天又黑了，無法到海邊去欣賞草裙舞。在機場吃了一頓夏威夷飯，看見了一些奇裝異服的本地女郎，也就聊勝於無了。

晚上八點半離開檀香山，第二天正午到達舊金山，仍是九月六日（星期五），我們算是悶了一天。舊金山是華僑開拓的，也是早年華僑淘金所在。小時候曾在電影中聽見過一首歌，歌詞至今猶能記憶：「金山呀，打開你的黃金之門罷，別讓人在門外徘徊了。金山呀，打開你的黃金之門罷，別處只使我更想念你呢！……」我乘上一隻小游艇，在金門橋下，只見上面車輛往來而已。今日的黃金之門已非往昔，唐人街雖是燈火輝煌，遊人如織，除了半中半西的中國菜，日本或泰國製的假古董、香港來的一些食品之外，便找不出其他。這就是美國境內的中國城，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引以自豪。

半夜離開舊金山，第二天早上到芝加哥，下午一點到達華盛頓。我飛越了太平洋，來到一個新的天地。

九月十五日寄自華盛頓

星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中國學會與南洋美術專科學校，以曼青書畫，舉行四日之展覽欣賞會於本坡總商會；本坡愛好藝術之士，於曼青之書法畫意，均辭飽而歸矣，亦知曼青之所以然者乎？

曼青與予幼同學於名山師之門，師遜清之遺老也，教學以明是非，行人道為宗，而曼青一承師學，以至於今。竊管思之，中國之學，無所謂科學哲學也，無所謂唯心唯物之說也。中庸有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所學以聚之者，皆夫婦之愚之不肖及其至焉者，何嘗介窮高極深之辭於其間？易之說卦傳曰：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我國之所謂仁義者，皆夫婦之愚之不肖及其至焉者而已。班固之言曰：五經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則我國之學，可以指錘而言也。然而方今之學，百家爭鳴，處士橫議，寧復知古聖人至意之何在？曼青則固守師承於洪水泛濫之日，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哉？

人皆奇曼青有五絕六絕者，特其旁溢之技焉耳，固未能盡五絕六絕之源也。曼青與予別幾十年矣，昨觀其所臨石鼓文暨張遷碑文，雄厚渾成，一如吾師。尤以楷書正氣歌，則幾不能辨師與曼青之作。師晚年亦嘗寫竹，而曼青之竹，亦一如吾師。至曼青之山水，予前未之有見，此則相別以後所出也。昨賀光中先生語予曰：曼青之山水，在近人中所罕見，而展覽會又別開生面，供人欣賞，而不鬻寶，非降志者所可比。光中學貫古今，才高中外，精於鑑賞，實非無見之言也。

惟予於曼青，又有言者。人知曼青多才多藝，而不知曼青之才之藝何由而多也。曼青之用力，實在於積；所謂積者，乃積小以高大，以至於技之絕也。以予所知，如拳術之精，則自其十六歲，即不懈不逸，不急不躁，鏗而不舍，以其至於今。凡其所能，莫不如是。豈特書畫然乎哉？慎斯術也以往，則吾星人士，當有繼曼青而起者矣！

# 七個世紀以後

招 女

姚拓先生本是二十世紀——七個世紀以前的人，那時候他大概是一個挖金銀的礦工，後來礦場塌陷，他也就被活活窒息在裏面。三年前有人開掘古洞，居然姚先生又復活了，先前他昏迷了好一陣子，後來漸恢復知覺，用中國文寫了這篇文章，誰知用心過度，突然又告昏厥——這件事想大家知之甚詳，這裏不再多贅了。

我化了三年的時間，才將姚先生遺留下來的這篇古文譯為今文，讓大家看了之後，約略地可以知道一些七個世紀以前的新奇事物。

## 古典語言中文專科教授附識

二七〇〇年  
×月×日

我說的中國話，他們聽不懂；我寫的方塊字，他們連連搖頭，伸長了舌頭。

那麼，他們總該懂得英文吧！從前，我學英文時費了多少苦心，如今總該會用得着了。噓！誰知他們仍然像上了發條的玩具一樣，只會不斷地來回扭轉他們的頸子。

我用手搔了搔頭，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怎麼會忽然來到這個鬼地方！

不過，看這些老的，少的，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笑嘻嘻地，看樣子他們不會拿我來「祭頭」吧！說這些人是生番，可是穿的又這樣整齊，絕對不是。他們算是那一類民族呢？

我又試着用生硬的日語——這是我與日本人打仗那個時期學會的——和他們交談，他們依然只是笑，搖腦袋。

我忽然想起聯合國規定的幾種文字，我問他們：

「中國！」  
「英國！」

「西班牙！」

「法國！」

「蘇聯！」

他們這些人只知搖頭，只是發笑，真把我氣死了。真怪，這是個甚麼鬼地方！

正在這時候，從人羣當中擠來了一位老年人。這個老年人有雪白的鬍子和頭髮，還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他向我仔細地打量了一番，又轉過頭去和背後的一堆人「噥哩咕啦」地說了一陣。原來，和這位老頭子一齊來的還有十來個老頭子。除了衣服款式不同外，這些老頭子幾乎是同樣的臉型：白頭髮，白鬍子，紅得發亮的臉頰，真有點像聖誕節卡片上的聖誕老人。我看到他們那些紅色的大鼻子，不知怎地，竟嘻嘻地笑了出來。

「哈——哈——哈——」

「呵——呵——呵——」

「哦——哦——哦——」

這些老頭子和我周圍的人們，也跟着我笑了起來，而且笑得前伏後仰，竟有人還笑出了眼淚。

我心裡想，他們一定是在笑我。我發了脾氣，大聲地，一個字一個字大罵他們：

「喂！你們笑甚麼？混賬！笑甚麼？」

四周的人們馬上靜耳恭聽，我倒不好意思起來。

「哦——你×××××」一位穿紅衣裳的老年人，從人羣中擠到前面來，結結巴巴地說。

可是，我實在聽不懂他講的是甚麼話。

他看見我楞着不講話，把聲音放慢了一些：「哦……你……我……我只約略地聽到他一個「哦」字和一個「你」字。其餘的我全聽不懂。我對他說：

「我是中國人！中——國——人！」我特別放大聲音，因為我恐怕他是個聾子，看他有這麼大的年紀了。

「哦……」他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哦——繩火——繩火——是繩火——我——」

我忽然想起我從前在馬來亞住



的時候，隔壁有一位年老的印度人，因為老得連牙齒都沒有了，說話跑風，咬字特別不清楚，但他很喜歡和我講中國話。而目前這位穿白服裝的老年人，面貌和我那位印度鄰居雖然不相同，可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却有點相似。憑了這點推測和連想，我認定這位老頭子可能還聽得懂我的話。我連忙說：

「是——的！我就是——繩火——人。」

「哦！」他連忙拉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掌真大。

以下我和這位老年人的談話，不必在這裡詳細記載了。他所說的「繩火」，就是我所說的「中國」；就這樣，我們竟慢慢地談了起來。後來，我才知道位白服裝的老先生是全世界上最有名的語言學家，而且他專門研究的就是古典語之一的中國語言。

他告訴我，目前全世界上能講古中國話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一個就是我。我聽了不禁大吃一驚，難道中國這個民族的斷絕種族了嗎？再不然就是亡了國，再不然就是被別人同化了？當他弄清楚我這疑問後，才笑着告訴我：

「不稀——不稀！」

我帶着糊糊塗塗地感覺，隨着這位老先生到了他的家。他的家就在附近的一座山頭上，我們是同坐在一張「飛椅」去的（請恕我杜撰這個新名詞，但又無其麼「×漢字典」可查）。這張「飛椅」有類我從前在窗櫺內看到的長沙發，但會

飛。也不知這位老先生是怎樣駕駛的，真像我小時候讀過的神俠小說，我被甚麼大仙的手拂帶到了峨嵋山一樣。

我想，這位老先生大概是個隱士之流，不然何必住在這麼高的山上。後來我才知道這座房子是他的教室，而他的數不清的學生却分佈在世界各地。可是，他不用下山，他一樣可以把他的課程講給學生們聽。究竟用的是甚麼魔術，我到現在還不懂，也許是我和他們的生活脫節脫得太遠了吧！

總而言之，來到這個世界，使我看到了我以前完全沒有看到、沒有想到的事物，甚至一口水、一塊餅、一張紙、一支筆……完全不能和我所住的那個所謂「二十世紀」相比。僅僅只大略看了看這位老先生房中的設備，我幾乎懷疑我所住的那個「二十世紀」的世界，簡直有近於我從前在書上所形容的「茹毛飲血」的時代了！

我怎麼會忽然來到這個奇怪的世界？我像是做夢；但什麼事都是真實的，又不是做夢。有一天晚上，我思考了一整夜，仍然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請教這位老先生，問他現在所住的地球，是不是真實地存在？

「當——當——當——當——然——」這幾個字算是他所說的最清楚的了。

「那麼，現在是公元幾千幾百幾十年呢？」我說。

他弄不清我的意思。我翻來覆

去連帶地用着手式講了半天，我說我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現在不是仍是「二十世紀」？

他聽了半天，才明白我的話。

他告訴我，現在已是二十七世紀了——距離我所生的那個世界，已經有整整七個世紀了。

「啊！七個世紀！」我幾乎叫了起來，「我是信基督教的，難道我真的到了天國嗎？」

「天火？」老人對這句話頂有興趣似的。

「是的，天國！」我又重復了一句。

「甚麼——天火？」

我想用英文解釋也許他能夠聽得懂，因為天國這兩個字還是從英文翻過來的。我說：

「天國——就是英文中的 Heaven——」

「海粉——」我說，「這是英文！」

「啊！英——文——我不——懂！」

我真奇怪，一個專門研究語言學的教授，竟連英文也不懂，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其實，一點也不滑稽。這位老先生向我解釋了半天，我才知道我生的那個世紀內最吃得開的英文，也和我生的那個世紀內最吃不開的華文一樣，現在都成了博物館內的陳跡。他說，目前能懂得英文的，全世界上也不過三兩個古典語言學教授而已。寫到這裏，我不禁擲筆

啞然而笑。並不是我幸災樂禍，我是在笑那個失去的二十世紀年代的人們，他們那時候天天在高喊着維護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誰知都是瞎喊一通，結果，大家都一樣：一律變成老古董！連最吃香的英文都送入了博物館，其他甚麼華文、巫文、泰文、印尼文，連這個名詞，現代的人們都不再聽到了。

× × ×

我住在這座山上也不寂寞，因為每天都有人坐着各式各樣的「飛椅」來訪問我——應該說是來參觀我。當然，他們已知道了我過去的大略情形。有許多小孩子都來了。孩子們長得都很好看，但我說不上來他們是屬於哪一種族：白種，黃種？或者是什麼紅種，棕種的？他們的話，我一概聽不懂。來看我的人，都由這位古典中國通的老教授替我翻譯。其實，能不能達意，我絕不敢相信；因為我連他的中國話也只能勉強用力聽懂一小半。不過，除了他之外，全世界上第二個人再也找不到了。

據老先生告訴我：目前這個地球上，凡是兩條腿、有嘴能說話的人類，完全用的是一種語言——單這一項，就使我驚異不止了。

我問他，還有「國家」這回事嗎？

他說，早兩個世紀就已經沒有這個名詞了。

我又問他：「那麼，世界上僅存有的是哪一種民族呢？」

他說他不知道。不過，因為發  
現了「我」，才使這個平靜的世界  
起了不少波動。例如各學校、各教  
授忙著討論從前的歷史呀，重新改  
繪他們的古代疆域圖呀，人種起源  
和流遷情形呀……現在他們正在  
辯論不決。可惜，我從前只喜歡讀  
小說，甚麼天文、地理、歷史、科  
學之類的東西我全不懂，不然的話  
，我倒真可供給他們不少東西呢！  
依我想，他們這一種族的血統，可  
能是個大混合吧！我曾將這個假定  
告訴過老教授，他說目前有一派人  
也是這樣說的，但不能完全確定。

在山上除了讓入「訪問」——  
參觀以外，其餘的時間就是和這位  
老先生閒談，日子久了，也挺膩的  
。有一天，我對老先生說，我想到  
山下各地去看看。

「可稀，可稀——隨稀都可稀  
。」他總無法分得清「以」——「時」  
。「是」這個字。假如我從前那位老  
印度鄰居活到現在的話，他比這位  
老教授的中國話還要強一倍呢！  
老教授問我願意到什麼地方？  
雖然隔了七個世紀，但我仍然  
很懷念我的故鄉——北平。我說：

「到中國的北平去一趟吧！」  
他瞪着眼睛聽不懂我的話。  
我想，「北平」這個名詞，在  
我住的那個世紀就已經過了時，我  
連忙改口說：「是「北京」！地方  
很大！」

可是，他仍然聽不懂。他把他

案頭上的古代疆域圖全拿給我，  
請我指出北平、北京到底在甚麼地  
方。

這些地圖我全不懂。我從前在  
中學讀書時，地理這一門還常常考  
第一名呢，誰知現在連什麼北海是  
陸地也分不清楚。我只好對老先生  
說，既然北京這個地方找不出來，  
那麼，就帶我到「紐約」去走一趟  
吧！我還向他說明，在我那個世紀  
裏，紐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都  
市，這應該找得到吧？

他思索了半天，又翻了半天地  
圖，最後仍然垂首喪氣地告訴我，  
他還是找不到這個地方。我說：

「那麼，就去倫敦也可以。」  
可惜，他連這個名字就很陌生。  
想不到僅僅七個世紀，這個地球  
竟變得這麼大。假如我在我活的  
那個世紀內，預言七百年後沒有人  
再知道紐約、倫敦、莫斯科這些地  
名，我想他們一定把我當成瘋子；  
而住在紐約、倫敦、莫斯科的人們  
，說不定會憤怒地割掉我的古頭。  
因為在我活的那個世紀內，所有的  
人們都很熱愛他們所住的地方，連  
一塊石頭，你都不能說他不好——  
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既然找不到我想去的地方，那  
麼，就隨老先生的意思，隨便到一  
個地方去看看吧！最後，他建議我  
到一個比較古老的都市去參觀參觀  
，也許在這個都市內尚可使我聯想  
到一點七百年前的事物。他說，坐  
「飛機」，大約三十分鐘（恕我用  
的老時間）就可到達。我問他：

「是不是明天就到移民局去辦  
手續？」  
「稀——民——區？」他張大  
眼睛問我。

我連忙說：「是的，是「移民  
局」！」  
他搖搖頭，不明白這三個字的  
意思。我向他解釋，在我活的那個  
文明世界裏，隨便到甚麼地方，都  
應該到「移民局」或甚麼「使館」  
去辦出入境的手續；否則，這邊不  
准你出去，那邊也不准你上岸。

他仍然不十分清楚這個意思。  
我只好舉例給他說，我有一次從澳  
門到香港，因為沒有辦手續，結果  
兩邊都不准我上岸；又有一次，我  
從香港去到馬來亞，單單到移民局  
辦手續，就佔有好幾天的時間；假  
如我想到紐約、倫敦或莫斯科，那  
簡直比登天還難，起碼總得等上三  
五個月或一年兩年，甚至你永遠到  
不了。

我好不容易向他解釋了半天，  
老教授才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說，  
現在的這個地球上，你隨便到什麼  
地方去都可以。

第二天，我們一同到了一個城  
市。這個城市的名字，我沒法用他  
們的文字寫下來。不過，如按它的  
形式上來講，應該叫做「海都」或  
「水都」。因為這個城市全部建在  
水的上面，這些永不沉落也永不潮  
濕的建築材料和這些數不清的建築  
物，我至今尚說不出它們的名字來  
。我和老教授是坐着「飛機」邊飛  
邊停地到各處參觀了一番。也許是

這個城市佔地過於寬大的緣故，每  
一家每一家的距離，在我的眼光看  
來相隔頗遠。最奇怪的不但這裡看  
不到警察，甚至連最繁榮的街道也  
沒有。我記得我活的那個世紀，形  
容繁榮都市，大多是用「商店林立  
，行人如蟻」這兩句話；奇怪地，  
現在連從前新加坡小坡大馬路那樣  
多的行人都不可能看見了。後來我  
才知道，那些大街道制度，早在若  
千年之前無形中已經消滅。因為交  
通問題解決了之後，誰也再不願意  
住在那些喧嘩的地方了。他們如想  
買甚麼東西，坐在家裏可以一覽全  
世界各地的出品；他們想要甚麼，  
只消說一句話，自有人在幾分鐘內  
送到門前。

這個「海都」相當大。我從前  
會去過日本東京一次，那時候坐飛  
機已經是頂時髦的事情了；在飛機  
上向下俯視整個東京，覺得東京的  
建築雖不如其他都市，但佔地却相  
當廣。其實，拿東京和這個海都來  
比較，用我那早已失去的古典中國  
話來形容，那真是「小巫見大巫」  
！想到這裏，我忽然想問老先生  
，在這個「海都」內到底有多少人  
口？

他回答我說：「不知道，任何  
人都不知道。」  
我真奇怪，這麼大的都市，連  
個「人口統計」都沒有，大概這裏  
的市長是個飯桶，所有的警察都是  
懶虫。我問老先生：  
「這裏的「市長」是民選的，  
還是甚麼人委派的？」

老先生又是揚起眉頭不大聽得懂我的話。我說，「市長」就是一市之主，等於一家的家長；他仍然聽不懂，只好在旅行袋內摸出他的「字典」大翻了一通，最後總算是明白了「市長」這兩個字的意義。對我說：

「沒有——稀長！」

這麼大的都市，連個市長都沒有，更令我摸不清頭腦。既然「國家」沒有了，「民選」這回事總該有吧！否則，在「民選」後面與風作浪的「黨派」，還有什麼用場呢？誰知老先生告訴我，「黨派」這個名詞也早在幾個世紀前取消。依我猜想，可能是在我的那個世紀內，大家已經吃了不少分黨分派的虧，後來的人似乎清醒過來，才乾脆不去費力搞那些撈什子了。這時想起我那個世紀內的「黨魁」與「領袖」之類的字眼，不覺暗自好笑，而今他們的「英雄安在哉」？不想起他們還好；想起他們，就連帶地想起了瘋人院的瘋子！

既沒有一黨派，當然也就沒有了「主義」和「政綱」這一類玩意兒。我那一代人，真是自討苦吃，一個大瘋子自謂「發明」了一種「真理」，許多小瘋子就跟着搖旗吶喊，結果喊得人心惶惶。我對老先生說，有些瘋子跑到一羣羣一堆堆的小瘋子面前，手舞足蹈，大聲疾呼地向大家發表偉論；有些瘋子高舉拳頭大呼：有些瘋子却吹着刺耳柔的口哨。爲了使老先生明白我的話，我還親自表演了一番大瘋子

手舞足蹈的姿態，引得老先生也哈哈大笑起來。

沒有民選，沒有市長，沒有黨派，甚至連警察也沒有了。怪不得我和老先生坐着「飛機」隨便停留或起飛，根本就沒有人走來干涉過。在過去，有許多地方和國家，都是靠警察來維持秩序，或者維持他們的制度的；如今警察沒有了，特務更沒有了，奇怪地，這個都市和地區，仍然如此安靜與和平。

連國家都沒有了，當然也就沒有那些專門吃糧食的軍隊了。我和老先生一連在各地參觀了幾天，連半個士兵的影子都沒有看到過。想起來，我的那個世紀真是造孽，隨便一個所謂「國家」，總得有一些專門做樣子的軍隊充充場面，不然人家就會欺侮你；一個國家的強弱，也全以多少百萬武裝來嚇唬人。現在想來，實在好笑！

x  
x  
x

回來山上以後，我一連想了好多天，我想這個奇怪的世界，可能就是基督教內所說的「天國」——我從前是個基督教徒，但不怎樣虔誠，又特別怕做「禮拜」。於是，我問老先生：

「天火，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你們還經常做禮拜嗎？」因爲，「聖經」上是這樣記載着的：天國內的人們，必須天天頌揚神的權能和榮耀。」

其實呢，「天國」這兩個字的

意義，如今只有這位古典語言學的老教授才稍懂一半，其餘的人們根本就不知「宗教」爲何物，更不要說什麼上帝、真神與阿拉了。在這裡不必担心牧師來勸你必須去禱告，也沒有神父要你去「告解」，回教徒不必再去苦苦尋找麥加，佛教徒也不必天天燒香唸佛。這時候的人們，福氣真不淺，省却了這麼多麻煩，也省却了天天爲「地獄」的黑暗擔憂。

這個世界真是個奇怪的世界，所有的人都這樣的奇怪，他們竟沒有信仰，也能活了下來。

我很想把我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新奇東西，全部把它記載下來。可是，昨天忽然有位醫生上山來告訴我，說我已經費去精力太多，因爲記載了這麼多東西，說不定明天天亮之前，我就要像先前一樣，躺在棺材內，無知無覺地再過上七個世紀也說不定。

再過七個世紀也好，因爲我想看看再一個「七個世紀」之後，我到底能看得到些甚麼。

啊！寫到這裡爲止，忽然我覺得頭有點暈了，莫非，莫非我真的再過七個世紀嗎！——

# 星馬高中會攷指導

## 業已出版

各地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最重要的一科——國文  
你對「地理」傷腦筋嗎？  
會攷的煞星——數學  
英文——你最感頭痛嗎？  
簡要的總複習——生物  
扼要的提示——物理  
化學——不要怕，克服它！

•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

總經售：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 「牆外集」讀後感

• 杜明 •

我對詩沒有深刻研究，也不會寫詩，但對新詩却與其他的文學作品同樣的喜愛。

由於喜愛而讀詩，也就難免滲進似是而非的主觀見解，而且以此來確定我自己對詩喜愛的程度。我總覺得詩是純情感的抒發，情感的程度，淨化與昇華。作者對萬事萬物的感觸，最先發生直覺反應，再經理智力量的思考與淨化，滲進別人的經驗和情感而發抒新的情緒，這種新情緒表現為詩，即成為大眾情感底共鳴。因此，我覺得詩人必然異乎常人，比較任何人敏感、善良與純真，具有大愛與大恨底情懷，能深刻理解人生，看透人世百態，且能以大愛與大恨為世人負起情感底十字架，以最真摯的情感抒發人生最大的歡樂與最大的痛苦。其次，我以為詩是以最優美、最精鍊、最淨化而且加工最多的文學語言所表現的具有高度藝術性底文學形式，也是作者的意念、情感與音樂性語言融滙之後的自然流露；缺乏詩質與詩素固不成為詩，沒有最恰當的語彙，最和諧的音響、聲韻、旋律、節奏，也不成為詩，這是我個人對詩的膚淺見解。

最近，拜讀了常夫先生的「牆外集」，一再吟誦，不忍釋手，我愛它的坦率、真摯、樸實無華。

「牆外集」共分三輯：第一輯七篇，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舊作；第二輯五篇，也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舊作，但都是與抗戰有關的作品；第三輯十篇，却是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的新作。從創作時間的先後，可以看出常夫先生的創作路向，是由兒女私情及於社會各階層現實生活的反映，由純屬個人情感的抒發而至對社會醜惡面的揭發與諷刺。至於寫作技

巧的純熟，語彙的洗鍊，尤為難能可貴。

「寄」與「給」

「牆外集」的第一輯第一篇是「寄」，第三輯的最後第二篇是「給」。前者是一九四一年六月的舊作，是一個青年學生寄給他敬愛的老師；後者一九五七年一月的新作，是一個老師給他的學生們底話。這兩篇恰巧可以反映作者從學生時代到為人師表的中年時代底轉變過程：一九四五年的作者，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好學生，有堅定的信心、崇高的理想，他非常純真又坦率地告訴他敬愛的先生，在現實生活中，雖然他會感到空虛與失望，也會覺得青春像游流過的山下小溪一去不返——其實每一個人必然會經過這樣的階段，然而作者却決心「做個有用的人」，他告訴他敬愛的先生說：

「我知道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的還可追尋，  
迎着狂暴的風浪，  
我要堅毅地挺進；  
追求光明的理想，  
我決不會氣餒。」

十七年後的作者，不但是個有用的人，而且是學生們所敬愛的先生。在「給」的一百二十行底長詩中，說出執教九年中，作者未經說過的心底話，顯出作者是一位諄諄善誘的好老師。在綿長的九年中，他和年青的同學共聚一堂，兢兢業業，只怕貽誤他們的學業，虔誠地帶領他們「攀登智識的峰崖」；在師生之間，建立了純潔的感情、不變的友誼，愛護他們却有如父母的心。

「我為你們的快樂而歡喜，  
我為你們的痛苦而難過，

我為你們停下自己的娛樂，  
我為你們讀着枯澀的參考書。

我希望成為泥土，  
鋪平你們的路途；  
我希望是條道路，  
導引你們走向光明的目標；  
我希望是盞油燈，  
在黑暗中，  
為你們發着微弱的光。」

受人的冷箭所傷，不但不惱怒，沒有怨尤，甚且「寬恕他們，學耶穌的榜樣，接受他們的咒詛，像是接受祝福。」這是多麼崇高偉大的精神啊！

從「夢中」到「星」

第一輯另六篇作品：「夢中」、「秋天的渴念」、「靜靜的綠屋」、「懸思」、「黃昏」——一道憂鬱的河」、「星」，都是抒情詩，也可以說是作者年青時代的戀歌，情感非常純潔，詞藻非常優美，天地間的一切，都充滿了詩情畫意。我最欣賞的是「星」這一首小詩：

「雖然碧空是那麼遼闊，  
雖然繁星是那麼繁多，  
但是我該不會認錯吧？  
那一顆明亮閃爍的銀星。」

那一顆星，  
你說喜歡的，  
常使我想起——  
你的星眸，  
你的柔聲，  
還有那甜甜的微笑，  
如花開朵朵。」

正因為作者沒有認錯「那一顆明亮閃爍的銀星」，所以他才會寫出那麼優美的詩篇。

第二輯「悼」、「寫在月明的晚上」、「送新戰士」、「離校之前」、「狂歡的夜晚」五篇

，都是有關抗戰的作品；最令人感動的是「狂歡的夜晚」，寫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夕狂歡的實況，反映出八年抗戰期中中國人的辛酸與苦難：

「多少人吃苦，忍辱；  
多少人流血，犧牲；  
多少人從

母親、愛人的懷中  
交出他的生命；

多少人在最困難時，  
還努力工作。

都爲了這一天啊，  
爲了這光榮勝利的今天！

這真是中國人以血淚交織而成的一首史詩：「有人像瘋了亂跑亂闖，有人像在夢中恍恍惚惚，有人快樂得笑了又哭，有人一聲不響地激動地淌着眼淚！」如今，光榮勝利的日子雖然已經成爲淡薄的記憶，作爲一個歷經這一苦難時代的中國人，總不該忘記在一連串悽慘的歲月中，還有值得暢情狂歡的那一剎那。

第三輯全都是近年來的新作。「我該向你學習」是一首深刻的諷刺詩，對象全都是社會上有身份地位的「兩面人」。作者揭開他們的假面具，僅用最簡短的詞句，像一枝匕首正中打中他們的心坎；那些指斥色情文化但却在暗中偷看脫衣艷舞的衛道君子們，那些以發財牟利爲辦學方針的教育專家們，那些善於吹拍奉迎的時代英雄們，都應該一讀！

「馬場馬」以同情已經變成了人類賺錢工具的「馬場馬」底心情，揭發「王者之戲」的醜惡面，反映人的殘酷無情。「萬一你失足滑倒，你的結果是什麼？一顆子彈將穿過你的頭顱，那便是你主人對你一生辛勞的報償！」這是多麼深刻動人。

「死是一個

猜不透的謎，

神秘，冷酷，

但又公正。」

這是作者對「死」的看法，平常人會感到死是猜不透的謎，也常會感到死的神祕與冷酷，但要理解死是多麼的公正，那必須先具備超脫的人生觀念。作者並非精於老莊之道，但虔誠的宗教信仰，使他感悟到死的公正。窮苦者的死是永久休息，也是解脫，富貴者的死則是罪孽的結束；死來自天災、戰爭、疫病，偶然或輕生，避不了，嚇不退，也無法賄賂或求情，因爲它對人類是一種極公正的裁決，這是含有深刻哲理的一首好詩。

一百零六行長詩「你說」，是作者爲現實社會中那一大羣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發出同情的伸訴與感傷的嘆息。醜惡、殘酷而又悲慘的現實社會擺在我們的眼前，老年人受年輕的上司作踐，年青的少女爲金錢與享受而賣身，苦力的待遇比狗還不如，失去青春的舞孃娼妓還得裝成小姑娘以笑臉迎人，還有那些可憐的三輪車夫、無牌小販、擦鞋童，……他們的悲慘生活，都會令你不能不流下眼淚來。但作者却鼓勵人們揩乾臉上的淚痕，堅強地走着人生的路，這是非常正確的意識。

「牆」是一首百行長詩，不論意識、主題、創作技巧，或從任何觀點看，都是最上乘的一首好詩。語彙經過千錘百鍊，聲韻鏗鏘有力，意境壯闊，氣勢渾雄，尤爲難得的是觀察深刻，主題正確。

在最初五節廿五行中，作者以極簡鍊的詩句，把牆的存在非常明瞭地指出來：牆把世界隔成許許多多小圈子；牆遮斷了人的視線，擋住了人的路途，隔離了人的軀體，阻住了人的交往；擠棄了窮苦的孩子，遠拒了愛做工的人，禁錮了懦弱的人，包圍了可憐的人；這堵牆是人爲的不合理社會制度。

作者進一步指出：在不合理社會制度所築成的牆裡牆外，隔成爲兩個絕不相同的世界：在牆

的裡面是荒淫無恥，奸險自私；牆的外面却是滿數人流血流汗，無數人在生死線上掙扎哀號。

「牆遮住了陽光，  
在地面投下巨大的陰影；  
牆庇護了罪惡，  
使作惡的人爲所欲爲。」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在世間還有更多更可怕的牆，這顯然是由自私與貪婪的慾望所造成的心牆：

「它存在夫妻之間，  
父子之間，  
兄弟之間，  
朋友之間。」

它使夫妻反目，父不慈，子不孝，兄弟無情，朋友無義，這都是由於自私慾望的心牆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牆叫人的話在心中腐爛，  
牆叫人的行動到處碰壁，  
牆叫人互相猜忌、誤會，  
牆叫人的呼吸感到窒息！」  
這是對現實社會最深刻的理解，因爲我們都是生存在多牆的世界。

多牆的世界，雖然令人感到活得艱難，但作者却有堅強的信心：牆是可以推倒的！

所以他一再呼籲：  
「讓我們來推倒它吧！  
讓我們來推倒它吧！  
讓我們來推倒它吧！

讓我們  
以熱誠的赤心，  
使人與人互相了解，  
使人與人互相信賴。」

誠然，只要人人具有坦白的態度和熱誠的赤心，人爲的牆就不再存在世間。

我不懂得寫詩，但却非常喜歡讀詩。常夫先生的「牆外集」，確是最上乘的好作品，詩歌的愛好者都該一讀。



## 言 午

林添水一早起來，就匆匆忙忙地趕到雞場上去。從他這座低矮的亞答屋到雞場的路，只有三碼左右的距離而已，他剛走到一半，已看到那新婚的年青妻子，正在雞場的附近逡巡着，於是揚聲問道：

「環仔！昨晚有沒有死去的？」

「那還有什麼福氣？都是你一個人……昨夜已有十多隻了……」她憂鬱地瞟了他一眼，撇了一撇下巴，又轉身進入雞欄去了。

他不由爲之一怔，腳跟差一點癱軟下去，心情也跟着沉重起來。

① 這座雞欄是添水於結婚前幾個月才搭好，設備都很齊全，如果有資本的話，可以養到三四千隻。但他因爲本錢是借來的，又是第一次，所以不敢養得太多，僅養了二千隻而已。

十年來，他一直在替人家當長工，每個月六十塊工錢。他省吃儉用，不敢像普通一般青年人時常看電影及抽煙，而且還按月滙寄十塊錢去唐山做家用。十年的時間並不短促，日就月將，居然也給他積了四千多塊。但他是有打算的，在前幾個月，他在大干公司的膠園裡買到了一間亞答屋；接着向他的頭家辭了職，獨自着手來進行開闢門前那一大片的荒地。他種下了番薯、黃瓜、菜豆，又建造了豬欄、雞欄，還用鐵絲網圍成

一個相當大的雞場，這一切使他着實花去了不少的錢。

不久，他結了婚，雖說婚禮並未鋪張，但也花了一千多元。

當他婚後的第三天，在吃午飯的時候，她的妻子憂愁地說：

「你的錢這麼快花了去，將來如有困難，又怎麼辦呢？」

這些話在他的耳邊如銀鈴般响着，他感到幸福，也感到一種真實的恐懼，但後者僅是極短促的時間。他放下了碗，眼睛注視着手裡捏着的筷子，緩慢地說：

「我們現在是兩個人了，只要刻苦耐勞，省吃儉用，相信是不會餓死的。你不知道，街上那幾家『吉挨』都會向我招呼，福生號的老板上星期還來我們這裡談過了！」說到這裡，他顯得有點高興，把頭擺了幾下，又繼續說下去了：

② 「我們可以養雞，養豬，沒錢先向他們拿糧食及飼料，就是給他們多加五巴仙利息也是不要緊的，等到我們賣掉了牲畜，也就可以還他們的賬了……」

③ 一星期後，他開始進行他的計劃，向福生號胡老板借來了二千塊錢，每月利息五分。他於是先養了三十多隻小豬，兩個月後又買來了二千隻小雞。這樣一來，他們的生活，就進入了緊張的階段。

每天，添水一早起來，就是掘地、種菜、澆水、施肥、鋤草；到了中午，還得爲小豬沖涼；有時候，就用脚車到街上去載碎米、玉蜀黍、椰粕、米糠。小雞們是比較難以對付的，爲了希望牠們能早一點發育長大，他也買小魚、西羅肥、水蚊、魚肝油、麥片、維他命等等來給牠們吃。至於豬仔因爲食量比較大，沒辦法餵以全部雜糧，也配合了大部份斬碎的香蕉莖、水浮蓮、番薯葉等。

他的妻子的工作也不少，她負責的是：每天餵三至四次的豬及雞，間或幫忙耕作，還有做家庭的全部事務。

這樣過去廿多天，那些小雞已長出翅膀來，頭上的紅冠也開始顯露了。有一天，他的妻子提醒他道：

「你看，雞已經大了，還不趕早請醫生來打針呢？」

他聽了她的話，心裏計算了一下，便尖聲地叫將起來：

④ 「對的！我怎麼這樣糊塗？小雞足足有廿二天了，通常十四五天就可打針，現在已多出好幾天。明天得趕快下坡去通知一下，不可再延遲了。」

第二天起床，他把牲畜餵好，換了一件比較乾淨的外衣，一條灰色短褲，下坡去了。

添水接連下坡兩天，每次回來，他都先要咒詛一陣。第一天碰上了公共假期，局裏沒有辦公；第二天，當他把情況向那位書記說明，所得到的答覆，却是最近請求打針的人很多，大概要排到下星期才能輪到他家，要儘快一點是沒有可能的。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他從坡底回來的那一天下午，竟發現其中有好幾隻顯得萎靡不振，好像

有病的樣子。玉環看了這情形，口中不住地埋怨他道：

「你看，早不在買進來時去報告，如今怎好再擱上一個禮拜呢？」

「沒辦法的，他們就是這樣辦事，我們要快又有甚麼用處呢？」他口中喃喃着說，對於這件事的疎忽，自然深深地感到內疚。

玉環氣忿地咕噥了一陣，突然她忽有所悟似的，於是放低聲音說：

「我們這塊地是新開的，說不定有甚麼『不清潔』的東西。你知道這後面那個洞有才會畫佛祖符，聽說許多人去求他都很靈驗，現在我就帶十粒雞蛋去一次吧！」

她走了之後，添水又在雞欄裏仔細觀察一番，他發覺雞隻至少有十巴仙是可慮的，真不知如何是好？

### 五

添水昨晚睡在床上，夢見他那些生病的小雞全都好了；等到眼睛睜開的時候，他又恢復了日間的那份愁思。他所希望的是那些靈符都能够真正地發生效力，但當他到了雞欄的時候，才曉得希望已是落了空，一隻隻已僵硬的小雞躺在地上，不禁長歎起來。

中午時候，一個鄰人跑來坐談，就講起了這種雞瘟的問題。那鄰人是有經驗的，他宿命地歸結出他的理論：

「養雞是要看『八字』的。好『八字』的話，一定能够養一回賺一回；『八字』壞的人，就千萬不要去養牠。唉！前年我養了三千多隻，結果『全軍覆沒』。人家說：『船破拾船板』，我不但撈不到一文本錢回來，并且還賠出了兩千多

塊，使我幾年的積蓄一旦付之流水。第二次，我不相信我沒『八字』養雞賺錢，又向親戚朋友借到兩千多塊，再養了三千多隻。這一回可算沒患瘟病，看看到了可以賣出去的時候，牠們却落了價，而飼料竟相反的漲起來。那時候，使得我賣與不賣都成了很大困難；要賣嘛，就得倒虧虧本；不賣嘛，飼料起價，又有多大本錢好賠？總之，後來又是虧本，收支對抵，足足也虧了千多塊錢呢！」

鄰人回去之後，他一頭倒到床上去，幾乎哭了出來。他心裡暗忖：除了拜大伯公之外，到底還是醫生要緊，於是決定明天一早再下坡去求醫生，不這樣，豈不是要眼看牠們一隻隻都倒下去嗎？

### 六

命運已猝猝地在和添水開玩笑了，幾天前獸醫生雖然特別來為他們的小雞打針，但結果還是無補於事。那些小雞本來只病着白尿，到後來竟又完全變成了青綠色，粘結在後面屁股上；有的半瞎着眼睛，可憐地呻吟；有的發抖地斜拖着翅膀在地上，有氣無力。他大約算一算，十份已少去了七份，而損失仍在逐日增加。

從早到晚，他與她輪流地把那些咽了氣的雞隻檢去埋掉。這工作使他與她覺得多麼的沉重，當鋤頭把泥土翻下去的時候，心中就閃出這樣的一句話：

「這是我的錢呀！」

### 七

家裡的飼料已快完了，他知道他必須須街上去補充一下。那些小豬已經七八十斤重了，沒理

由可使牠們接餵；以後如果再有什麼希望的話，也惟有靠着這些小豬呢！

他走到馬路上，只見有一輛「囉囉」從他面駛前了過去，他彷彿認得出車身外面寫着的是福生號。

他頹喪地走進了胡老板的雜貨店，胡老板冷冷地抬起頭來問他道：

「聽說你養的小雞遭了瘟疫，不知損失多不多？」

胡老板一眼看到添水那副愁眉不展的神態，鄙夷地瞧了一下，又提高他的嗓子：

「你養的那三十隻小豬，現在大概也可以賣了？不然，你這樣下去，如果讓豬也傳染上了，我那筆錢要到那裏去討呢？……」

添水此刻好像頭上被棍子重重地擊打一下，使他差一點暈倒下去。他抓住了椅手，急忙插口進來，但聲調顯得有點發抖：

「豬還不到該賣的時候呢，至少也得多養牠三兩個月，……至於欠的……」

胡老板白了他一眼，倔強地講了下去：

「我給你欠的不少，你的那幾十隻豬，大概也還對抵不够。我告訴你，剛才已叫囉囉去你家捉了，你快回去看秤，再來結算一個清楚。以後如果想再掛帳的話，等你有『成績』，我們也可以重作商量的……」

添水這時知道自己已經破產，整個思想完全癱瘓了。

他迷惘地回轉身，就拖着沉重的步伐，朝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但這條半哩長的路，現在好像走不完似的。夕陽就在他的前面一剎那降落下去，這片如像被黃金抹了一層的大地，也跟着失色了。



# 沉思

申

沉思是創造的泉源，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浪費。



朱光潛「談文學」中會經提到：「一般題材本身只像生銅頑石，要經過錘鍊雕琢，得到藝術形式，才能成爲藝術作品。」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接觸的絢麗世相，所感受的快樂，所遭遇的困厄，也都是些

粗糙的人生材料。如果我們以走馬看花的態度去流覽這些皮相，不肯向深刻處追尋，結果是虛度

終生，一無所得。要想使短暫的人生富有意義，要想使人生藝術化，便必須把這些粗糙的材料，經過一番提煉，吸取它的精華，來供一生享用。

成功了，找出成功的根由；失敗了，找出失敗的原委。人間的悲歡離合，能像一幕舞台劇般來供給我們觀賞，供作我們的借鏡。而這種吸收、提煉的功夫，便要靠沉思得來。我們在人生舞台上，下只要作一個狂烈的扮演者，並且要作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尤其要從一個表演者地位跳到旁觀者的地位，回過頭來欣賞自己妍媸成敗，更要靠沉思不可。

一個經歷滄桑，飽嘗世態炎涼，在人海裡經過大風浪的人，沒有不與「入山遊世」的念頭的。但是，這也只是想想而已，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夠作到。既然「入山遊世」不得，又厭倦了如醉如痴、非要隨着世俗狂瀾流轉不可的生活，豈不是非常痛苦嗎？要解脫這種矛盾，便可在動中求靜，忙裏偷閒，於每天奔波勞碌之中，爭取那閒間的沉思。也許當時你是寫促在斗室之中，窗外的汽車在飛馳，隔鄰的麗的呼聲在震耳叫罵，身

旁還有幾個小孩子圍繞着吵鬧。但是，只要你肯閉目凝思，你可擺脫這喧囂煩擾的世界，走進一個鳥語花香、鳶飛魚躍的自然環境裏，讓你的思路可以自由的思憶神馳。這時，煩惱的東西，視而不見。煩惱的聲音，聽而不聞。煩惱的事情，也也於雲霄以外。雖然你仍然身處陋室之中，但已享受到「入山遊世」的樂趣。這種靈那的解脫，是人生不可少的享受。

中國儒家在人格修養方面，最提倡自省的功夫。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便證明他一天要有三次沉思，來檢查他自己的爲人。一個人最大的毛病，是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重要，認爲世界萬物都是爲我而生存。曹孟德在殺了呂伯奢的全家以後，仍然大言不慚的說：「只許我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便充分證明他的自大自狂，完全不能保持冷靜的頭腦和客觀的態度。假如事後他能平靜下來沉思一番，即使不能作到佛家的「無我相」，如能把我和他等量齊觀，想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必會追悔莫已，無地自容，再也不會發那種狂言調語了。

人生的藝術化，就是要像一件藝術作品一樣地作到和諧完美。逞意氣，動感情，衝動浮淺，都是人格修養上的缺陷。要能克服這種缺陷，作到心境豁達，頭腦清醒，風度安祥，必須時常透過沉思，來不斷地檢討自己。使自己的理智能受控制，不讓感情和慾望恣意孤行，慢慢地自然胸襟澄然，處事待己都能客觀、縝密和謹嚴。人生要到這種爐火純青的境界，談起來容易，作起來並不簡單。人人都懂得這番大道理，但一碰到與

自己利害攸關的問題時，便往往難能實踐。事先有自我成見存在心裡，便會忽視他人，抹煞他人。甚至爲了矜持一己之見，故意歪曲客觀事實，大家怒目相加，面紅耳赤，在人生舞台上爭得你死我活，不肯罷休。假如在這刀光劍影，殺氣騰天的時候，能够讓鑼鼓停下來，暫時掛上免戰牌，敵我雙方都跳下舞台，回到觀衆的席位上，一同回想剛才的那齣戲，必定會啞然失笑，化干戈爲玉帛。

沉思不只消極的是一種享受，積極地可以有助於人格修養，並且是一切創造的泉源。古今中外一切大思想家、大發明家，其獨特的創見和驚人的發明，莫不是從沉思中得來的。作學問，是學而不思則罔。作事情，如果不從忙亂中藉沉思理出一個頭緒來，也是一種精力和時間的浪費。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整天奔跑，從來不用思考的人，會在事業上有甚麼成就的。每當萬籟無聲的月夜，躺在床上沉思一天的經過，常會發現一些處人處事的不當。不斷地發現自己的缺點，不斷地糾正自己的不當，便能減少錯誤，增加成功的機會。也許你在處事上發現了一些困難，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經過一番沉思，常會豁然貫通，變成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不過，沉思也要作到適可而止，不要沉溺在沉思裏而不能自拔。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常會在沉思中打發其殘餘的歲月。他們的沉思，多半是過去的回憶。陶醉在回憶裏，而不肯策劃未來，這沉思將變得毫無價值，徒然是生命的浪費。不想或想得太多，不肯沉思或沉思太過，都失之於偏。適當的沉思，一方面可以把人生所經驗的，去其渣滓，留其精華，起一種過濾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常把我們拉到台下，進入忘我之境，對自己的表演冷靜欣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要靜下來沉思。推己及人，當我們看見他在閉目凝思的時候，切莫驚醒他的夢境，讓他得到片刻休息，靜靜地享受享受吧！



# 包粟好喫且易種

李定華

包粟的學名叫做玉蜀黍，也有人叫它玉米，是一種很好的雜糧。我以前很喜歡在街邊買了煮熟的包粟來吃，曉得它味甜肉嫩，十分可口，却不了解它的生長情形。到了馬來亞淪陷時期，一切糧食都十分缺乏，我爲了解決一家人的生活，只好搬到芭場中過種植的日子，才真正認識了包粟。

那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的時節，新芭上旱稻種子剛下了土，要等到新谷登場，還有幾個月時間，便想起在旱稻行間種植包粟，來度過這段青黃不接的日子。

馬來亞的氣候和土質，是十分適合種植包粟的。種法也不複雜，好像種旱稻一樣，一人手持尖木棒，在行間距離約四尺遠的地方鑿一個洞，一人跟在後面放種子，每個洞只放兩粒下去，隨手推些泥遮住就好了。

當種子長出幼苗來了，每天都要多次到芭場去趕鳥兒和山鷄，一直照顧到二二三寸高，才可放鬆一些。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雨水又充足，種在新芭上的包粟苗，僅只兩個多月，就已開花結實了。這時候，我開始做留包工作，看見樹身

不够強健的，即減少牠的包數，然後讓牠們生肉長大。

僅僅三個月時間，包粟已經成熟，包包都非常飽滿。我第一次採下自己親手種的鮮嫩包粟一百多包來吃，肉脆軟而且香甜，真是大快朵頤。

爲了換換口味，我們便把嫩包粟剝去了皮，用刀削肉出來，混在米中煮成包粟飯，吃來香甜可口，不必菜送，都可以吃下二三碗去。這種吃法，在當時米糧十分缺乏的農村中，許多人家都讚我聰明，也仿照着煮來吃呢！

晒乾了的老包粟米，用處很多，平常人家多取來做雞的食料。據我的經驗：肉用雞吃了包粟米，很快長大，而且也非常肥壯。但用包粟米來餵卵用雞却不適合，因爲母雞的身體雖會一天一天肥大，生蛋反而較少。

生的老包粟米，我把它放在太陽下，晒到乾透了，用石磨來磨成粉，可以拌着煮到將熟的粥裏去，當冷卻時搗來吃，一塊一塊很像糕餅。這種吃法，不但省米飽肚，而且對身體也有益。

在十分缺乏麵粉的那個時候，我會試用包粟粉發酵加糖，把它攪

勻了後，堆放一夜，第二天早上做成肉包模樣，蒸熟了變成粟包，當作麵包吃。有時，加上一些椰葉下去，蒸成糕，相當好吃。

吃多了生包粟粉，我又嘗試換換口味，把包粟米放在熱鍋中，用火炒到酥了，放在石磨上去磨。這種粉是一種好乾糧，肚子餓了，取一些拌了糖，用滾水或冷水沖開它，即可以吃。

炒酥了的包粟米磨成的粉，顏色跟咖啡粉差不多，味也和咖啡粉一樣香。但我覺得吃起來，熟包粟粉却比咖啡好得多，因爲咖啡粉只可以喝水，不可以吃渣，熟包粟粉則連渣都可以吃下肚子裏去。熟包粟粉既以久藏，用冷水混了糖即可以吃，又能够省去煮滾水的时间，比起咖啡粉來，實在方便得多了。

那一年的十二月末，芭場中的稻子剛收割完了，因附近的牛場芭農村中發生了亂事，我們的村子也受了嫌疑。有一天早上，幾十個鬼子兵到來搜查村子，我一聽到風聲，就帶了全家的人走入深山中去躲避，只靠隨身帶來的一罐熟包粟粉，在肚子飢餓的時刻，取了一些冷水，沖了就吃。

這樣過了三天，鬼子兵已經離去，我們才走出山林回家煮飯吃。那一次，我們的命全靠包粟粉救活，至今念念不忘它的好處啊！

磨包粟也要靠經驗：生包粟粉，必須把包粟米炒到粒兒都裂開來了，才好上磨。熟包粟粉，要將生包粟米炒到够酥了，即裝起來上磨。在磨的時候，不能够放多食快，把磨的人要有耐性，才能磨成幼細的粉，以供食用。

自從我利用生包粟粉蒸成粟包來吃之後，在農村中，生包粟粉立刻代替了麵粉，身價提高了。後來麵粉斷市的時候，人們便利用生包粟粉來做麵包出賣，包粟米的價錢立刻貴了起來，在雜糧中穩坐了第一把交椅。

於是，第二年的夏天，同村的人都在旱稻行間種起包粟來了。一塊地方種兩種作物都有好收成，談起來是有許多人相不相信的。其實，這不是包粟或旱稻苗不需要很多的肥料，實在是新芭太肥沃，熱力够，足够兩種作物吸收生長，不必人工施肥而有餘呢！

稻行間不種包粟，我也試種過其他作物，收成都是很好，可見馬來亞的初耕地實在是肥沃極了。

# 卑賤的人

亮 刃

他是孤獨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  
他愛人，他不被人愛！

——羅曼羅蘭

這地方，說起「老烏龜」，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只知道他是在兩月前忽然出現在這山城裡；因為人們每每都見他打從「椰脚」（註）進進出出，於是，都模仿一般人的叫法，稱他做「老烏龜」。

這地方的人們，對「老烏龜」似乎沒有絲毫的好感，當然更不會有心情去查究他的職業或者住處。不過，我對這個可憐的小人物，却有着些許的同情。

除却了晚上，「老烏龜」整日都躲在這小小的嗒嗒檯裡，而且始終總是那麼孤獨，每次都是「嗒嗒素素一盅」等幾句應酬話外，老是默默地坐在那不很顯目的角落裡，閃着對老鼠眼往周圍溜呀溜個不停歇。

可是，這一晚，「老烏龜」破了例，竟在夜市熱鬧之時，光顧這間嗒嗒檯，而且叫道：

「嘿！老弟，俾我擺支細格狗頭標烏蜜酒來吓！」

「哦！今日你佬吃大餐係嗎？唔又係嗒嗒素素囉？」

把烏蜜酒遞上去了，我帶着嘲諷的意味，對這瘦猴似的傢伙瞟了一眼。

他把那長長的驢子臉拉得更長，露出一排黃黑的門牙，強自苦笑一下，而後施住我說：

「噫！老弟，你得閒就坐落來，我地飲勝佢幾杯！」

當我正想開口謝他，那邊左角落上兩個茶園佬的對白，可把我的心神攝去了。

「哼！」講話的吐着口水，朝「老烏龜」身上輕蔑地掃了兩眼，回轉過頭，跟那個圓臉的同伴打起了閩南腔：「哼！世界上果真有這等事？自家的女兒叫去打砲不打緊，自己竟還給她『牽

猴』（拉皮條）呢！」

「哈！」另一個得意地笑出了聲，那油香臉顯得更圓了，就像個打滿了氣的皮球。

「這才叫做父女同心，還怕不發達嗎？」另一個又跟着笑了。

這麼一來，我已明白這個「老烏龜」的爲人了。

也就正在這時，那海南頭家走了進來。我便趕緊回到泡嗒嗒的銅爐邊去，轉過頭瞧瞧「老烏龜」，他漲紅着臉裝作沒聽見似地。

其後，那兩個茶園佬似乎還在咧咧什麼，但我再也沒心情去注意了。

我把一切杯碟統統洗好之後，海南頭家早就鎖上了櫃枱，到隔隣相好的家裏去了。那「老烏龜」根本是個草包，一支小烏蜜酒還喝不上一半，便伏在桌面上打盹。我輕輕地把他推醒時，這嗒嗒檯裏已經沒有甚麼人了。

「老弟，乜嘢時間囉？我就係咁樣飲唔得烏蜜酒，一飲就係暈頭暈腦。唉！」

他一張口，那股酒氣便鑽進我的鼻孔，怪難受的，我不由自主地掉轉過頭。

「老弟，只有你，還將我看作一個人。唉！肚一餓晒，管乜臭名聲，不得做都得做啦！哦！……笑罵由人地笑罵，幾年來我都係保持咁樣格觀念……」那酒精可能是強烈地刺激了他的神經，他一一反以往的沉默，話匣子一打開，便滔滔地說個不絕。

眼光跟着他踉踉跄跄的背影出去，而至消失在冷清清的碎石路上，我感到一陣悵惘。

x  
x  
x

這一天，我向海南頭家告了一天假，下坡去赴一個朋友的生日宴會，晚上順便看了一場電影出來，因爲剛才酒宴上多喝了一兩杯，正顯着

脚步踏上歸途。

走過「椰脚」，一陣吵雜聲，驚醒我的醉意，頭腦清醒了七分。我於是鑽進一堆人羣中，上前看個究竟，發現「老烏龜」被兩個彪形大漢夾緊着。

「嘩！——拍！」二個重耳光狠狠地搥在那驢子臉上。

「佢地到底爲着乜嘢事干啊？看，將人地打到咁樣！」我冒味地把噴着酒氣的嘴對着一個青年。

「唉！細佬，事干係咁樣格。起初這兩個佬爲着一隻『雞』（妓女）牙羅起來，看看就動手脚啦。嘿！個個老烏龜站埋一邊看唔過目，就好心滲入去勸個佢地，點知一來佢地竟遷怒佢，因爲個隻『雞』係佢格女，又係佢拖來格……講起佢來，活該囉，平白被捲入旋渦……」

「豈有此理！」我剛怒不可遏地罵了句，猛回頭，不知誰人早將他們拉開了。

X  
X  
X

接連幾天，在咱們的小嗚呼檣裏，前前後後，再也瞧不見「老烏龜」的踪影。海南頭家時時的疑惑地望望我，好像是因爲我得罪了他，少了一個長期顧客。

可是，這一天却出現奇蹟，「老烏龜」像隱身客似地忽又到來。他的一切都未曾改變，只是似乎變得更孤獨，而在那驢子臉上也多了幾塊青布。

「飲乜嘢？還是嗆吓素素？」

「唔要，擺支狗頭標烏蜜酒來！」他的臉色陰沉，就像老天快下雨前的情景，以往露出排黃黑牙齒的笑影可絲毫找不到了。

站在櫃台邊，望望「老烏龜」一口一口呷着苦澀的烏蜜酒，望望海南頭家像雨過天晴的臉龐，我爲這個小人物感到悲哀。

時間像嘩啦啦的瀑布瀉去了一個星期，這麼一個清晨，天氣比往常要來得晴朗，濃霧剛剛消去，涼風就一陣陣徐徐地拂個不休。

開了那幾塊店門板，我正在生火燒水，隔鄰的學師仔阿龍古便沒頭沒腦地撞過來，揪了我一把：「阿興，來，咱們到海邊去看看，聽說『老烏龜』跳海當海龍王女婿去啦……」

來不及驚愕，也來不及告訴海南頭家一聲，好奇心把我們前一後拉到海邊去。

海，曾經咆哮過一個夜晚，也曾衝上岸灘來，此刻雖說是退了下去，但那沙地仍然一片潮濕，脚步踏下去就陷進好幾寸，行走感到吃力。然而，不知什麼時候，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脚印老早佈滿了。

人流像平日圍繞着那些走江湖變戲法的賣藥佬一樣，我擠了進去，好奇心不由化爲恐怖，同時也開始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什麼？果真是「老烏龜」呀！看他死不瞑目，眼珠子彷彿要

X  
X  
X

## 除下你的黑眼鏡

除下你的黑眼鏡吧！  
你以爲這就能遮蔽，  
那雙醜惡貪婪的

鼠眼嗎？

除下你的黑眼鏡吧，  
你以爲這就能使人們，  
認不出你就是  
吸血的魔鬼嗎？

凸了出來，週身又那麼浮腫，尤其是腹部更像上覆一個烏鉄鍋那樣脹起來，死狀真是慘極了！

「是不留神掉下的吧？」

「不吧？我猜他是自願的！——唔！看情形準是在昨夜。」

人們紛紛地談論着，我心裡感到非常納悶，睛眶也不由有點潤濕起來。

等呀等的……紅十字救傷車還沒來檢驗收拾，而且他的女兒到這時仍然未來，人們都詫異地面面相覷着。

太陽在什麼時候昇上來了，那光芒射在波動起伏的海面上，時不時泛起亮光。

「噢！他的女兒怎麼始終沒見來收屍？」

帶着這些疑問，我回到海南頭家身旁，腦袋中時不時反覆朗唸着：

「唉！他昨夜不好好地還在咱們的小嗚呼店裡喝烏蜜酒嗎？——唉……這個動亂的時代中，生命就是那麼樣的渺小呵！」

註：椰脚——俗稱妓女出賣肉體的地方。

### • 何方 •

除下你的黑眼鏡吧，  
因爲你的掩飾終會失敗，  
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不會  
再做傻子。

除下你的黑眼鏡吧！  
讓陽光射照你的脖子，  
跪在眞主的面前  
坦白懺悔。

# 阿牛爺

林猷天

「阿牛爺這鬼的確賤運臨了，撲兩撲就拿去五十塊……」

「那傢伙工夫真够，他媽的！」

「哼！鋪到手就跑……豈有此理——」

「這幫也係藏燒啦！」

一大清早，幾個賭鬼就在談論昨晚的情形。

其中一個叫老魯的拍着桌子高嚷：「他娘的，抓他去揍個過癮……」

「哼！最好三更半夜宰了他。」山狗不待老魯言畢，馬上道出他的妙計來。

在場的賭鬼議論紛紛，有的贊同這個主意，有的卻怕上馬打寮去吃烏豆飯，終於沒有作出結論來。

阿牛爺是個中年人，顴骨高凸，兩眼深陷，上唇稀疏地點綴着幾根亂鬚，喜歡低下頭看人，像是兀立在枯樹上凝神俯視的蒼鷹。

阿牛爺曾經娶過老婆，但因他晝夜沉迷在賭場中，她不堪獨守空房，捲起包袱和奸頭走了。

「自己睏唔燒啊，阿牛爺！」有人向他開玩笑地說。

「鬼話！熟都會啊，唔燒？」他的老勁倒有點意味。

阿牛爺是最出色的賭徒，十賭九贏，同行的人稱他為「較先知」，而他也自誇的說：「咳！賭賤，第一靠福運氣厚，嘿！嘿！」

有人笑他不務正業，糞賭吃飯，他便板起臉孔說：「哼！我，日浪，夜浪，死掉人也做釘錫。你，日趕，夜趕，死掉人也燒張紙。」

他又自稱他懂得接骨，不論什麼骨折斷了，經他兩帖草藥包好無疑。

有一次，吳家孩子跌斷了腳骨，請求他醫接；他摸了又捏，捏了又摸，過了半天，然後翹起厚嘴唇緩緩地說：「咳！骨頭粉碎了，骨碎刺進了肌肉……太危險了！我老實告訴你，我是專醫骨頭斷的，老親！」

又一次，頑皮的狗仔，拿了索子爬上樹做電影上的「泰山」，弄得不慎掉下來，右手脫了骨節，痛得死去活來。

阿狗嬌以為是跌斷了，東問西詢，有誰會接骨，大頭嫂便介紹她去找阿牛爺。

「真慘，骨頭斷了！」阿牛爺摸捏了大半天，知道是脫了節，却故意說是骨頭斷了。

「先生……多……多隆，咳……」阿狗嬌急得要哭出來。

阿牛爺知道賺錢的機會到了，但表面裝着愁眉深鎖：「咳！實在危險啦……青草艱難啊！」

「咳咳，先……先生，請多隆，多……多隆。要多少節——」阿狗嬌一聽到「危險」兩字，像被蜂刺到屁股，跳了起來，聲聲「多隆」。

「恩！單單草藥就要九十五塊，狗嬌！」阿牛爺蓋上眼睛，屈指計算半刻，然後說草藥費要九十五元。

「醫好多少就多少啦，先生！」

於是，阿牛爺弄來一大堆雜草搗爛了，又和上一些白藥粉，就這樣給狗仔藥起來，還吩咐明天再去換藥。

當晚，阿牛爺歡樂如狂，喃喃自語：「九十五塊，九十五塊。」

第二天，阿狗嬌攜着狗仔來了。

「先生，唔好哩！」阿狗嬌開門見山地说。

「阿狗嬌，保家好！」阿牛爺顯得很有本領的樣子。

他拿了一瓶說是什麼諸葛武侯還魂九厘散，滲了少許白米酒，塗在狗仔的傷口上，用力的擦來擦去，然後乘機一抽，「骨碌」一聲，狗仔顯得舒意了。

這時候，阿牛爺翹起大拇指說：「啊哈！係唔係？這散係古代××仙公遺傳下的，有錯買不到，阿狗嬌！」

「先生，甘謝，一百塊做藥費。」阿狗嬌掏出十張紅虎票。

這樣，事傳了開去，阿牛爺接骨的名聲，無人不曉得了。

除了這一套之外，他也會做媒人，用花言巧語把拐腳歪嘴說合，只顧賺紅包要緊。

近幾月來，阿牛爺的賤運轉衰，「較先知」成爲「較無靈」了。

「××阿叔，借二十塊，月底還你。」他輸光時又是伸手向朋友借。

「沒有閒錢啦！」

「咳咳，有啦，××阿叔！」

「拿去賭嗎？常日錢！」

「咳，有工沒伙食錢，××阿叔，二十塊就好啦！」

朋友白了他一眼，掏出二十塊錢遞給他，並勸他說：「阿牛爺，少花點，多少存一些！」

「哈哈！存給誰人啊？」

「關注下日啦！」

「放心，我會進養老院！」

阿牛爺時常這樣，沒錢花時伸手向人借，欠到一身，就拾起兩件衫褲逃債，跑到另一處混日子去了。

# 喜相逢

·周亮·

八月三十日，天很晴朗。下午，因為潤岳表弟會從星洲坐飛機來港轉美，爲了接他，我在三點左右離了家，由沙田搭巴士去九龍，四點多就到了啓德機場。這時，候客室的內內外外，擠滿了接迎親友的男男女女。

等了一陣，人生雜誌社的王道先生和陳謀廬先生也來了。不一會，一架銀色的飛機低飛着陸，機門一開，有許多的客人走了下來。我看到其中一位胖胖的青年，黑黑的臉，提着一個航空包，直向我們走來，我認出他就是闊別十年的表弟。他的面龐輪廓還沒改變，不過鬢髮的斑白，顯得蒼老多了。這也使我暗暗知道，近幾年來，他爲了新文龍中學，確費了不少的心血。

他和我們握手寒暄之後，接着告訴我們：這次從星飛港轉美，同行的一共十四人，爲了一切方便起見，早在德成街二號定了房間。於是，我們就叫了一部「的士」，把他的行李放上，和他一同坐去那裏。他揀了四樓四一〇號房間，我們坐談了一陣，王先生邀表弟和我們到他家裏去吃晚飯，因為他太太已經準備着，不好推辭，又一同坐「的士」去鑽石山。

經過九龍城宋王台的公園時，表弟大概看了園中碑上的字，就問：「這是宋王台嗎？」

「這算是宋王台！」我答。

提到宋王台有一段古：  
在公元一二七七年，正是南宋景炎二年，宋端宗曾在這海濱建造行宮。後來，他在海上受了風險，死在大嶼山，到今日大概有六百七十多年了。

這海濱現正修建着一條長長的飛機跑道，那宋王台舊址的小山被打平了，香港政府就在這裡

做了一個小小的公園，立下這塊石碑，上面刻有「宋王台」三字，算是留下了這件古蹟。

到王先生的家，我們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餐後，因為明天表弟要來我家，我就邀請了王先生的全家和陳先生一起遊沙田。辭出時，已是十點多了。

當晚，表弟在房裡添了一張床，我們連床共話，直到深夜才就寢。

第二天醒來已九點了，我陪他匆匆過海，在香港華僑銀行取了款後，回到九龍人生雜誌社快十二點，會合王先生和表弟親戚黃先生全家，一齊動身去沙田。

沙田是港九的風景區，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有望夫山、西林寺等名勝。到了禮拜天，港九市區的仕女們，就搭火車，坐巴士，成群結隊的來了。有的爬到山上，高歌長嘯，流覽四周的風景；有的走到海邊樹下的草地，放下一塊席子，仰臥，打滾，做夢，享受這大自然的清福。

到了沙田，我把客人領到一家上海館子，大小小一共十人圍滿一桌，叫了幾樣沙田的名菜，買了一點薄酒，帶着一顆誠懇的心，來歡迎這久別的表弟和所來的客人。

飯後，我們一同遊西林寺。在寺的路旁，有很多臨時的餐室和小食攤。進了寺門，左邊是佛堂齋舍，右邊是素食小館，中有一道小小的溪水潺潺而下。到處有蒼竹古木，也有亭閣小池，初到似覺別有一番天地。左側有首門聯，一邊是：「聞來檢點平生事」，另邊是：「靜裏思量日所爲」。

快到黃昏，把客人送到九龍，他們散了，只剩下我和表弟。我們沒事，就在街上溜達溜達，

有時進進店子，看看東西。到十點多，他大概肚餓了，一時興來，要吃四川担担麵，我就同他坐巴士去鑽石山，也不管麵館打烊沒有？他說：有時他興趣來了，無論做什麼，他太太總是順着。因此，我聯想到晉代的王子猷，他是王羲之的兒子。有夜，天下了大雪，他睡覺醒來，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戴安道，就坐着小船去訪他。船走了一夜，到了戴的門口，他卻不進去，又打轉回家。有人問他：「你到了戴的門口，爲什麼又不進去？」王子猷說：「我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原來古時的名人雅士，他們作事做人，也多有憑着興趣的。

我們到了鑽石山，看到担担麵館的門還沒關，真是高興極了。我們的興沒盡，自然不會像王子猷一樣不進去。也許他訪的是朋友，是精神上的要求；我們找的是麵館，是口福的需要。彼此不同，因之，行動的結果也就不一樣了。

進了館子，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頓，味道真好。聽說港九一帶，有非常多的人，常常坐汽車來這裡，一快朵頤。

九月一日，表弟要買一點東西，我們清早出去，在港九的一些店裏和幾家公司內，出出進進，走了一個大圈。

下午，王、陳兩先生來了，打算邀我們到外面去走走。表弟是個豪情的人，他說：「一九四八年曾到過香港，九龍却沒遊過。如果大家要去，一切費用都要由他負責，不然他就不去。於是，我們決定包一部的士，去遊九龍新界。

新界的地區，包括深圳河以南和九龍山以北，一共有八百六十六平方英里，從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一日起，連香港附近的三十三個島嶼，一起租給英國了，爲期九十九年，英人叫做THE NEW TERRITORIES。

我們從佐敦道碼頭出發，首先經過荃灣。這裡有很多工廠，是港九的工業區，有「小上海」

之稱。

過了荃灣，車在海邊行駛。我們在車裡，一面可以遠望浩渺無際的碧海，一面可以欣賞如畫的遠山和海洋中的孤島。當徐徐的清風從海面吹來，真是涼人肺腑。海邊的沙灘，多有中外的男女在游泳。遠遠的海中，我們看見一個小小的汽艇在水上飛駛，掀起一朵浪花，後面有人拉住艇上的一根繩，在作水上滑冰，隨艇飄飛。

車過容韻別墅，叫司機停了一下，因為這也是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前面的海邊有一個沙灘，可以任人游泳；後面有翠林鳴禽，可以悅人耳目；旁邊有條小小溪從綠林裏流來，主人因便做了一個游泳池；池側有一隻千年大龜，表弟特替牠拍了一個小照。其餘樓台亭閣，小池草場，都現得清雅可愛。

經過青山、屏山，就到了元朗。傳說四百多年以前，葡人曾來過青山，後被當地的軍隊打退，才轉到今日的澳門去了。屏山農場很多，元朗田野遼闊，有港九最大的魚塘，看去像一個小小的湖。

離開元朗，到了洲頭，遠遠看見勒馬洲。據司機說：那點點的白帆，就是深圳河上的船隻。河的那邊是華區，這邊是英界，每到午夜，常常有內地的人冒着生死過這河，避免警方的耳目，再進到港九的市區，尋親問友。

這小小的一條河流，日夜靜靜地躺在那裡，竟分出了今日兩個不同的世界，真令人有「咫尺天涯」之感！

走過上水，看到了粉嶺。這裡有幾個古老的村莊，據說百多年前，香港九龍還是一片荒涼的時候，靠海的就只這幾家人烟。

我們在蓬瀛僑館停了一會，這是一個佛門勝地，位在山坡上，下面有小亭、樓閣，上面有佛堂、靜舍、亭園。亭閣裡都放了一些佛經，任人隨意取閱。佛堂中有一壁聯，上款是：「蓬萊原是心觀，任當前天堂地獄，除却凡情皆妙境」；

下款是：「神仙亦由人造，願放下名權利鎖，來從此處學長生」。

離了粉嶺，也從屏山到上水一樣，沿途的兩旁，多是蒼勁的古木。

出大埔墟，走上一段山路，就到了猛鬼橋。這橋下水急，常常淹死人。前一年，有天下大雨，二十多個小孩在這橋下避雨，突然山洪暴發，全被淹死了。因此，附近的鄉民，都認這橋是可怕的。

過了橋，上上下下都是青翠的草木，遠遠近近也有稀疏的洋樓和村屋，山麓是一片碧色的海港，有小小的孤島，也有點點的漁舟。沿着曲曲的山路，處處的海光山色，都能令人心曠神怡，一見叫好。

## 讀者 · 作者 · 編者

在中國學術史上，明末朱舜水真是一位「畸儒」。他之學不行於中國，但他跑到日本，却成了明治維新大業。王恢先生特為述其人格和學術思想，假如我們沒有成見的話，讀了這一史實，應該相信：●要想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國家，謙虛地廣納外來的學術文化，比歡迎外來的物質文明更為重要。●對有價值、有貢獻的學術思想，不要以狹隘的觀念來歧視或擯棄，而要以敏慧的心眼去爭取。●操有價值的學術思想，要更能發揚它的大用——使它有利於國家，有益於人類；不要故入玄妙，導致空疎——別人有用而反自己無用。至於推進這學術思想的動力——人格，更要經得起時代洪爐的鍛鍊。

新文龍中學校長黃潤岳先生已抵美國，行裝甫卸，即草成「飛越太平洋」一文，將沿途見聞一一記下，航寄本刊發表，使我們也跟着他那多彩的筆觸進入了夢遊境界，真合了「引人入勝」的話。

「七個世紀以後」雖是一篇幻想的故事，但却具有深長的意義，值得一再咀嚼。作者姚挾先生，天才橫逸，構思奇特，一氣呵成，天衣無縫，令人拍案叫絕。

本刊上期所刊高雅領君的「白蒂那」一文，經讀者來信檢舉，係抄自「南洋文庫」，除將該文稿費扣發外，並請大家賜予合作，別使「文抄公」混了進來。

一過馬料水，車就走了山坡，沿着海邊行駛，漸漸的進入了沙田。

同九龍時，特叫司機把車開到李鄭屋村去看古墓，但墓門剛剛關了。晚上，在厚德福吃了一頓京菜。

二日清早，表弟要離此飛日轉美，我送他到啓德機場。當他和他的同伴走向PAA航機時，我們揮手送別，他一邊走，一邊也揮手向後看。這時，三天的歡笑，又變成了離愁，我惘然若有所失。

一會兒，飛機凌空北去，我默默地朝天禱告：求神賜福給表弟和他的同伴，平平安安地飛日轉美，將來再平平安安地由美歸來，給剛剛獨立的馬來聯邦帶來一些新的力量。

\*\*\*\*\*



# 星馬

由「中興日報」蛻變而成之「星馬日報」，刻正極積籌備一切，聞定於十一月一日創刊。

女作家漢素英第三次訪問中國大陸歸來，聞此行搜集寫作材料頗豐，正着手整理中。

作曲家姚敏、女歌唱家姚莉，上月底由港來星度假。

本月一日，南洋學會前任會長陳育崧，會應南洋大學教育學會之請，主講

## 「華僑教育與中國文化」。

暨啞畫家顧鳴鶯，於本月四日在星舉行個人畫展，並計劃創立聾啞美術學院。

學生周報主編之「星馬高中會考指導」，於本月四日問世，全書一百六十面，定價一元五角。

檳城檳華女中教務主任梅玉燦，曾於課餘編纂一本「國學常識提要」，已於最近出版。

## 香 港

在日本東京舉行之國際筆會第廿九屆年會業已閉幕，英、法、比、阿爾及利亞各國作家出席代表共二十四人，均藉返國之便，先後抵港參觀，港分會特設宴為之洗塵，並邀新聞文教界名士多人作陪。

名歌唱家斯義桂上月在港演唱，節目包括世界名曲、歌劇插曲等項。計有●韓德爾之歌劇「綠蔭常在」、「在枷鎖中」；●莫扎特之歌劇「親愛的女士，這是目錄」；●中國民歌「紅彩妹妹」、「小放牛」等十項。

上月中，香港自由文化界人士，曾公宴匈牙利抗暴詩人卜納德及兩位美籍的文化自由同盟會員艾利生和亨特等三人。席間卜納德氏強

調：「兩種不同思想和主義的人們，根本是不能獲得互相諒解的。」

## 台 灣

國際筆會中國總會上月舉行四十六年度年會，改選張道藩、梁實秋、羅家倫、陳紀濤、曾虛白、陶希聖、程滄波、黃少谷、陳雪屏等九人為執委；張其昀、蘇雪林、王民等三人為候補執委。新執委隨即舉行會議，公推羅家倫繼任會長。

正在訪問台灣的法國女作家拉賓夫人，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不要將自由交給自由的敵人」。她說共產黨不應該有扼殺他人自由的自由，所以，她主張解散法國共產黨的組織。她曾一度訪問蘇聯，研究共產主義有十年的歷史。

陳紀濤新著「報人張季鸞」現已出版，全書十萬言，凡大公報社論由張季鸞先生執筆者，均予輯刊。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第五屆常務理事監選出，名單如下：常務理事：杜星祥、包遵彭、楊群奮、馮放民、姚谷良、王臨泰、劉心星。常務監事：高明、王平陵、曾憲銘。

## 中 國 大 陸

上海中華書局重印二十四史，全部共八十冊，明年一月底以前先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十五冊，其餘將陸續於明年六月底以前出齊。

青年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醜化黨員幹部之嫌，曾遭受嚴厲的批判。現在，他的新作又要出版了，書名「青春萬歲」，內容是通過幾個女學生歌頌大陸青年一代的幸福生活和道德面貌，與過去的寫作態度迥然不同。

過去一個月間，北平大公報召開了幾次擴大會議，指責該報總編輯袁毓明、副總編輯趙恩源，竟敢違背黨的利益，要恢復大公報的本來面目，要辦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

九月十四日晚間，吳曉邦和他所領導的天馬舞蹈藝術工作室，演出了「義勇軍進行曲」「思凡」「飢火」等八個節目。



刻木甄洪陳

「廟蛇」城栢